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三十四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諶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参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太后怨訴

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為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𧄼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

士竟不辨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賔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無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並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黄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位勑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

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满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

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姧姧彌深而却彌多賂愈

厚而荅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
號黄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
猶未四萬神州奥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
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
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
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虚
昧州縣同咎今户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
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

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録復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物之懐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為禄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㨿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髪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户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寧

喪終身疾病長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辦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為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遝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

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黄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舊章然釁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

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
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不懶惰而倦怠頻來耳目本
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
不保大功凡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
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巳足矣禀命飢寒不求
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
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
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降慶於文明之初荷澤

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為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勲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

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省表許之玩之好臧否宋末王
儉舉員外郎孔逷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竝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歸家起大宅
數年卒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
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逷字世遠玩
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
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為宰相逷嘗謀議帷
幄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逷猶

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呼孔逷何憲為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以强學見知毋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為本州别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㴒正員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為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随弟

欽為羅縣泰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
謀數年還授吳喜為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
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
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宫孕者帝使筮
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瘵不能御内諸王妓妾懷孕
使密獻入宫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
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為李道
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為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

右丞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箒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為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為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

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遷諮議司馬
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
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
府鎮盆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
黄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為
御史中丞項之休啟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
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畨邦歛手豪右屏氣乃遣
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

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唇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為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惰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加冠軍將

軍卒年五十四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沖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沖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為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

啟明帝得為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為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為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録事參軍世祖為江州沖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還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録事未及到任轉黄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為郢州以沖為長史輔國将軍江夏内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為安西長史南郡

內史行荆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為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繢父在僦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

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無
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
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謚曰恭
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
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
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
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

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為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入儉府為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黄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即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

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奬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修夭有分無所爲言若天鑒微誠

暫借餘歷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為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諡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也祖萬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諶

有學義累為帝藩佐及即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
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諶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
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
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
諮議出為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為
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
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
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

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清定訪問出為臨川内史還為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黄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末拜建元中武陵王曅為會稽以諶為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黄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

如故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兖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諶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將軍如故諶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説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史臣曰鶉居鷇飲栽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

名薄閥忍賊飢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綱積慮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為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偽不行空閲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哉

贊曰玩之止足為論未光劉休善筮安卧南湘沖獲時譽杲信珪璋諶惟舊序並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虞玩之傳德慙李陵○諸本同按李陵二字有疑

玩之好臧否○南監本玩之下有於人物三字

庾杲之傳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按南史此為任昉語

王諶傳祖萬慶○南史無萬字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三十五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曅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

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叅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為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並不拜

仍為假節都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為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為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曅暠鏘鑠鑑並為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為使持節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嶷既留鎮陜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
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
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為都督荆
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
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
號征西永明元年入為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
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

馬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為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為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為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為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友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為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爊赫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為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阼晃欲親政事輙為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為皇太子拜武進

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兖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

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誡
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
戒之故世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
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
常侍將軍如故又為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
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
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

同三司世祖嘗韋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曅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故每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曅剛穎儁出工奕棊與諸王共

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為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曅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左將軍入為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為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並如故曅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

王獨不召曅曅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曅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曅曅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曅曅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曅方出外鎮求曅宅給諸皇子曅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

籤趙渥之啟畢得失於是徵還為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為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柈中菘菜䱉魚而已又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為丹陽尹常

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立衆論喧疑曅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

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為左衛將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鎬性清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為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為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為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

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

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為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

十年還太常常此下缺文

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

賜尋遷左衛將

與後宮䜿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為之
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為輔國將
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
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為徐州刺史鬱林即
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
祕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
右不為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

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卻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鋭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為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常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鋭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鋭防閤周伯玉

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

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

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

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

馬桓温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

自往修復纎毫不犯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

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銶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胄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為驍騎將軍出為徐州刺史還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佐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

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

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託體同禀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勢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猷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

和鄜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南齊書卷三十五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宜都王鏗傳纖毫不犯○汲古閣本此句下注云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内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元嘉末超宗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

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為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

通而常與其俱竒必使一亦宜採詒從宰議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為司徒記室正員郎無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為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既誅太祖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横出太祖

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黄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等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

僕射王倫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叅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叅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

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詰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怳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已彰

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聮代所
疾迷慠之釁累朝無觸刻容掃轍久埋世表屬聖明廣
愛忍禍宣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
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
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
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
輙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輙
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象言辭依違大怒使左

丞王遂之奏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昬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眞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輙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畧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禀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

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愆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
附姦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
咸疾而阿昧茍容輕文畧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
釁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愆況超宗罪逾四凶
過窮南竹雖下輙收而文止黄案沈浮并見輕重相乖
此而不糾憲綱將替豢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
因慈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酬恩奬撓法容非用申私
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豢

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輙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
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禀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
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
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
被却檢疏謬之僭伏追震悚詔曰超宗釁同大逆罪不
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収治免官
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
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

晝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為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閤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為冠軍征虜功曹為府主武陵王曅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

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

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温故才以偶時為劭道以調俗為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

神之智永絶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

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為之隅輝堂宇留光蘭
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
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
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
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
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
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
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

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
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
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絶於聰非疾響所達神
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
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上者上令御史中
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絶於私館反
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
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絶

孤舟覆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
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
兄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
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
其夜遭刦內人並為凶人所淫畧如所列與風聞符同
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
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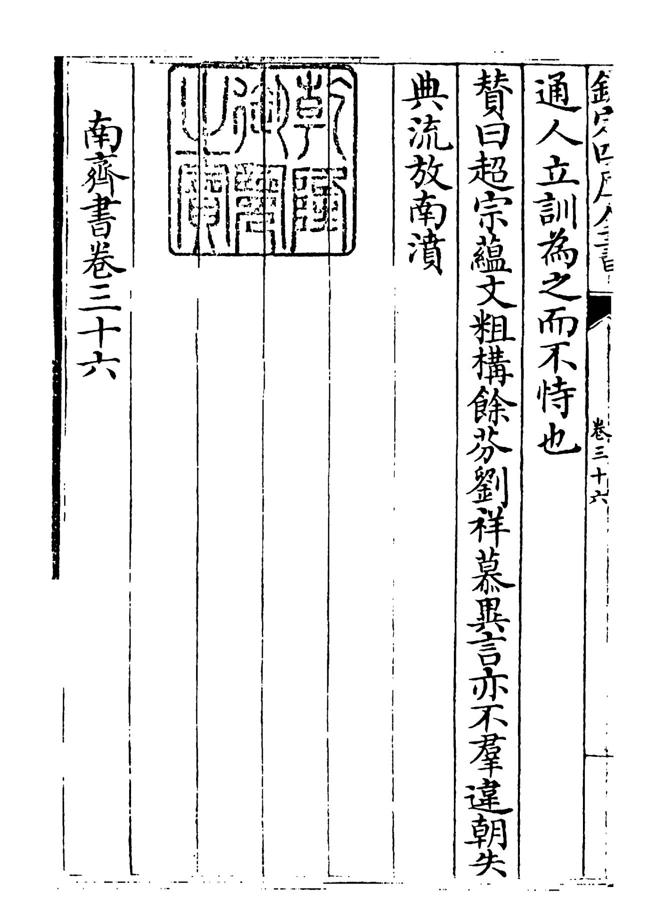
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喙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乖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

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因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倒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因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

拜覲亦沾毗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啟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為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為歷貶朝望云因輕議乘輿為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强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從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

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為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别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劉墓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狥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



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瀆

南齊書卷三十六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史臣贊超宗藴文粗構餘芬○諸本同 臣承蒼按粗疑當作祖謂有靈運之餘芬也祖構二字見三都賦序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貢生臣馮省槐

南齊書卷三十七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彦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

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攜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攜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攜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攜罪付廷尉將殺之攜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攜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

除㩦為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㩦朝議許之還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㩦惶懼詣太祖謝即板為世祖中軍諮議

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為永嘉太守為黄門郎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渇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懐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随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修民敬為

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為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貢初為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為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為征虜司馬卒貢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為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為晉安内史還又為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别宋氏帝族祖頴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為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横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為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

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為明帝所親待由是與

世祖欵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内史

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

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

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荆州僮出謁至是又

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

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

侍郎桂陽雖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縲纊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名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

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既不行悛除黄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為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間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

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興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
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
昨乃正直而言之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
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
宋恩門荷齋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
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
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

祖即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悛為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祀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為義陽太守悛設計購誘之虜缺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鐏銅豆鐘各二口

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愔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愔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愔至夜乃去後愔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愔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愔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為内史隨府轉安西愔治事

嚴辨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闗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

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禄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

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

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為持節監益寧二州諸

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
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
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
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
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
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
陽事遂啟别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
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

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
漅湖還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既盛悛又以本官出
屯新亭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
妃高宗又為晉安王寳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
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
未拜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
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
謚曰敬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黄門郎悰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别駕黄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為中書引悰為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

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為豫章内史將軍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賔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黄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内驅打人為有

司所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為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

遂縳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
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
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勠力
寧假朽老以匡賛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
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上
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
星紀終慙報荅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
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

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袁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寳郡人攻郡殺靈寳袁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

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别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頻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諧之為别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為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内侯在鎮毗賛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為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黄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

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譲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没與亡第二兄臣譲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瘞

何圖一旦奄見棄故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
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
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為子響所敗有司
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為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
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
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筍之懷報以都尉千金

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為利也博矣況乎
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實朝
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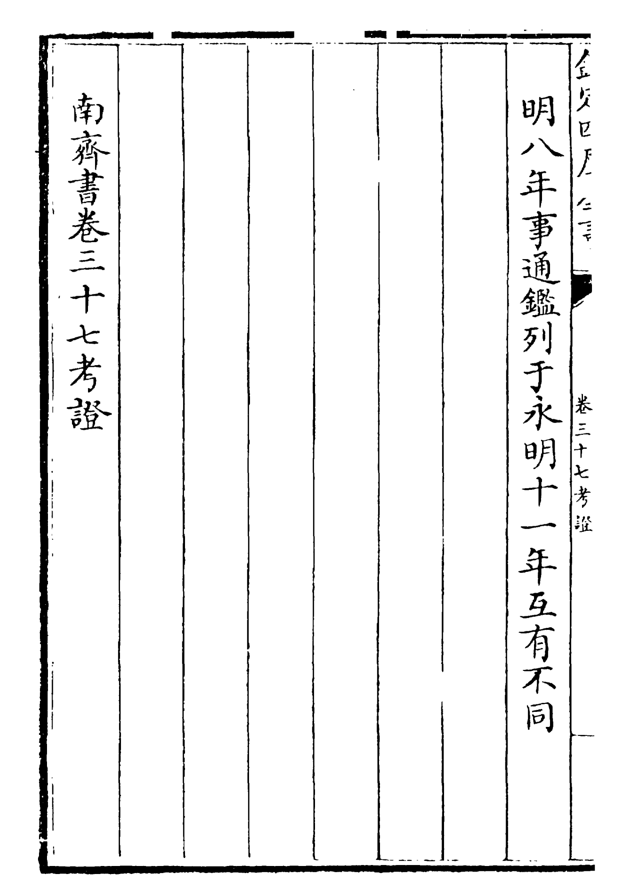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劉悛傳劉悛〇臣祖庚按南史云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讐改名悛焉傳不載

桂陽難加寧朔將軍〇諸本同南史陽下有之字

持哭墓側〇哭南監本作喪於義較長

永明八年罷廣司二州〇臣祖庚按通鑑考異曰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閒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據此則非永



明八年事通鑑列于永明十一年互有不同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為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

建陵令還為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内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為廣興郡啟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為鎮西長史以景先為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為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盆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為世祖撫軍

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為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偽南部尚書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

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為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渝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蕃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世祖即位徵為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

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廩察左右尋進爵為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為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啟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

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啟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四牛十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

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温卹
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
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
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
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
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
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令
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

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為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為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

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敎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戸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

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為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
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為輔國將軍左軍
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
丹陽故治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甍乃還建元初遷武
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
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為冠軍將軍寧蠻校尉
出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
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為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頵胄好文義弟頵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頵胄詩合旨上謂頵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頵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懐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為南徐州以頵胄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

刺史不行除黄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髙宗廢立顗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顗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為六百户賜顗胄以常所乘白犢牛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顗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顗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顗胄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頴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頴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為荆州以頴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頴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頴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頴胄勸同義舉頴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遅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頴胄陳設其畧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以荆州同義舉頴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

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
從左右數十人詣頡胄頡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
永平太守劉熙曅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
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
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
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
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頡胄有器局既唱
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加頡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

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頴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别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頴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

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剥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絶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

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譏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葅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

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
業業罔知攸曁崔慧景内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
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宫闕城無完守人有異
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
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廹威强牽制巨力迹屈當時
廼心可亮竟不能内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
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搆漸見疎
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

以驕滛潛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為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闌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竪以為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絶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内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

不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戎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

主麗劇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
軍諮議參軍軍主樂預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
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
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
軍主宗氷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

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為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胄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頴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盖世謀猷淵肅旣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盖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

中否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户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兹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䞂巴陵仍向湘州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頴冑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鋭且

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

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蕪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

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
子璝拒義師頴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
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
未安頴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
門城内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頴
胄弟頴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
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内史謝篡奔豫章頴孚靈祐據
郡求援頴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

簡進尅安成仍以為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顗孚為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顗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為安成內史顗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顗孚為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

軍如故尋病卒後修靈祐又合餘衆攻蕙蕙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内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為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畧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為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瓚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蕭胄恐馳告

梁王曰劉孝慶為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

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
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
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
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
法駕反東都覲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
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幾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
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
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

勲上德光賛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
没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
纛梁王園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容詔報頴胄凶問秘
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
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
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
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道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

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南齊書卷三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蕭穎胄傳至是以為嘉祐殿○祐南史作福

廬陵人修靈祐○靈祐南史作景智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